



北美枫情

牧童歌谣
著

一代留美学生的故事

Northern Maple

by Jessica Zhang

新华出版社

北美枫情

牧童歌谣
著

他乡故乡

回首如梦

绽放在美国的青春

我们的芳华



Northern Maple

by Jessica Zhang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美枫情 : 一代留美学生的故事 / 牧童歌谣著.

--北京 : 新华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166-4280-1

I. ①北… II. ①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72593号

北美枫情 : 一代留美学生的故事

作 者 : 牧童歌谣

选题策划: 要力石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责任编辑: 王金英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、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、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臻美书装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mm×210mm 1/32

印 张: 11

字 数: 24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8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4280-1

定 价: 56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

作者简介

牧童歌谣，原名张建宇，英文名 Jessica Zhang。北美华文作家协会成员，美国海外文轩作家协会成员。生长于北京，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，1992年赴美，先后获得护理医学学士学位和电脑工程硕士学位。现任职于哈佛大学医学院，从事临床研究的医疗信息学工作。

牧童歌谣自小喜爱文学，多年来笔耕不辍，曾与其他海外文轩作者共同出版《与西风共舞》《教育，还可以》《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》等图书。2017年9月，她的长篇小说《一票浮沉》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，该书被评为北美华人图书馆员协会2018年度最佳小说奖。

序 言

无悔人生

海 云

海外文轩作家协会主席、美国华裔作家

都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留洋出国的这一辈是最优秀的一群人，我也常以此自居而沾沾自喜。读完牧童歌谣的长篇小说《北美枫情》，我忽然有了一个接一个的疑问：是什么让我们这群人不远万里离开故土，在异乡扎下了根？是什么让我们这群人中的女性一个个不让须眉，成了比男人还强的“女强人”？而所有的坚强、要强和顽强的意志和追求，在岁月面前最终都成了什么？当几十年过去，我们青春不再，在长大的新一代面前，我们都是日渐老去的父母，回首走过的人生之路，目送生命的延续在路途上继续，怎样的脚印才能让我们淡定和不悔？

小说写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留学潮出来的一群人，十九岁的大学生雨嘉，置身在一群读硕士和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中。他们群居在北月和枫园两处学生公寓里，他们当中有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天才型凤凰男，有嫁给凤凰男的孔雀女，有过不了语言关读不下去的人，也有还没毕业就可以看到辉煌前途的学对了专业的人。雨嘉涉世不深，情窦初开，我觉得她是嫁给了一个爱上她的男人，她只是在那个需要呵护的人生阶段，正好碰见了这样一个人。说她爱他，不如说她更爱他爱她的那种感觉。其实，这是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恋爱和婚姻的缩影，我们都没能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爱情，就匆匆忙忙

把自己放进了婚姻里，把爱情和婚姻看成是天堂般没有烟火的纯净真空，一旦生活经历了真实的人性丑陋，就给自己冠上“爱洁癖”的称号，要知道“洁癖”本是精神和心理不正常的一种疾病，说到底，我们都没能看清人性！

所以雨嘉的爱情结局便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，如果我们能在青春期多经历几场爱情的冲击，可能在婚姻的道路上反而会走得更加宽容和从容，因为我们都理解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，便不会有所谓的“洁癖”之辩了。故而雨嘉婚姻上的挫折，与留学无关，即便她留在国内，若带着爱情的洁癖幻想，一样会面临婚姻颠簸的遭遇。

或许我想说的是，这一群人，无论当年多么优秀，自我感觉多么良好，回过头来看，他们的性格和从小经受的教育和家庭影响，即便留洋几十年，依然该经历的都经历了，也许痛苦的遭遇不一样，但痛苦是一样的，也许快乐的境地不一样，但快乐是一样的！

当然这么说也不能一概而论，拿小说中的另一家打比方——燕妮和陆克俭一家，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。这一家女的忍辱负重，男的貌似孝顺老实，却把分不清界限的父母那里的窝囊怨气撒在妻子身上，造成两个孩子成长中的扭曲和妻子长年的压抑和痛苦，差一点就酿成家破人亡的悲剧，可能作者于心不忍，最终手下留情了。事实上，这种两种文化冲突造成的悲剧，在我们身边层出不穷，常常是悲剧发生了，剧中人依然死不醒悟，毕竟文化和生长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巨大差距，很多时候是需要悟性和努力去消除的，可惜悟性并非每个人都有。

类似的悲剧在中国也时常耳闻，只不过中外文化差异变成城乡和地域差异罢了，记得有部电视剧讲的就是东北男人找了上海女人，最终造成男人挥刀、女人魂断的悲剧。说到底还是人性，人性和个

性（及性格）造就了我们各自的命运，正如托尔斯泰说的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也可以说幸福在中国和在海外也都是相似的，你留洋也罢，留守也罢，幸福起来都是差不多的样子，但一旦不幸，便各有各的不幸的故事了。

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和养育，以及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，也是造成我们争强好胜、不能安于现状的一个个推手。我们的父母，尤其是母亲们，很少是待在家里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。她们个个飒爽英姿，干革命事业，一个顶俩，妇女能顶半边天。到我们这一辈，尤其是出国留洋的女人，谁也不甘心在家生孩子做家务，男人有高学历，我们学历也不低，出来辛辛苦苦留学，怎么能甘心做家庭主妇，就是这种不甘心，造成了家庭里的失衡，女强男就弱，一失衡事情就多了。

可是争强好胜的结果往往并不是甜果子，大部分男人都不会愿意长久地做一个弱者，至少在他的女人面前，他得有大树的感觉，否则这种男女关系是很难天长地久的，这也是人性决定的。

当有一天我们垂垂老矣，靠着回忆度日，肯定不会希望回想太多当年年轻气盛时那青筋劲爆的嘴脸，我们可能更加愿意回想春心萌动时的甜蜜，或者那最初的亲吻，那怦然心动的爱人的美好……

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种运气也是一种福气，但若是不能，只要最终找到那个愿意携手之人，哪怕只是相携在人生之路上走了一段，那也是缘分，也是值得珍惜的。

陶渊明诗云：人生无根蒂，飘如陌上尘。分散逐风转，此已非常身。他的意思是：人生在世没有根蒂，漂泊如路上的尘土。生命随风飘转，此身历尽了艰难，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人生一世几十年，在宇宙中不过一瞬间，爱恨情仇终将是过眼云烟。英文里有句：

Life is a journey that must be traveled no matter how bad the roads and accommodations. 人生说到底就是经历，不管你在哪里经历，只要我们曾经都真实并用心地活过，就不悔这一生。

说来这是牧童歌谣的第二部长篇小说，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一粟浮沉》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前传，讲的是她的家族和前辈在中国近现代发生的事情，《北美枫情》写到了她这一代，虽说书中并没提及太多家庭的影响，但因为几次与她聊起写作和创作的初衷，我还是能够联系起这两部小说中的丝丝缕缕。对于她提起笔就可以写了两部这样大历史跨度、几十万字的大部头，肯定地说她是极有写作天赋的。书中她对以自己为原型的女主角之外的人物的描写，也很生动并各具特色，可以看出她观察生活的细致和几十年的东西方世界的生活阅历，相信她以后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。

连着读了这两部小说，让我原本就有的想法更加清晰，那就是人生回头看，我们似乎总是在与命运较劲儿。青春年少时，我们总认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，我们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到了人生之路走了过半再看，原来一切都已命定，人的个性决定了自己的命运，无论经历过甜酸还是苦辣，都是命运赐给我们的礼物，还是那句话：只要用心活过，我们便不悔此生。

作为牧童歌谣的同辈人、同龄人，更同为留学的一代人，谢谢她为我们这些“优秀”也“平凡”的一代写出这样的人生篇章，祝福她也祝福我们这一辈人，无论在家乡还是在异乡，都能找到心安的温柔乡。

（2018年5月15日于美国新泽西山湖镇）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序 言	•	无悔人生（海云） / 1
01	•	新梦起航 / 1
02	•	黎姐 / 12
03	•	北月枫园 / 22
04	•	咬住子弹 / 33
05	•	恋爱的季节 / 49
06	•	会有那么一天 / 61
07	•	二十华年 / 71
08	•	初吻 / 82
09	•	你像一道闪电 / 92
10	•	新北月枫园 / 102
11	•	护理学院 / 117
12	•	毕业季 / 129

13	牵手异国情 / 140
14	纽约! 纽约! / 152
15	橡胶的噩梦 / 166
16	舒亚和莉亚 / 177
17	几家欢喜几家愁 / 192
18	哭泣的曼哈顿 / 207
19	金融街的冬季 / 218
20	峰回路转 / 229
21	鹏鹏 / 239
22	佳佳 / 251
23	爱是恒久忍耐 / 260
24	青花瓷丝巾 / 270
25	如花散落 / 279
26	两颗星星的轨道 / 288
27	前世今生 / 300
28	双刃剑 / 312
29	波士顿 / 322
30	重逢 / 335

飞机划破云层，冲入天空。刘雨嘉在轰隆隆的声音中一阵晕眩，这是她十九岁的人生中第一次乘飞机。机窗外短暂的阴暗之后，她突然感到一道强光从椭圆的小窗户射进来，她往机舱外望去。北京本是阴沉沉的天气，但飞机穿破云层之后，竟然是艳阳高照！密密的云层在机翼下铺开，像一望无际的闪着银光的白毯，太奇妙了！

雨嘉初次独自出远门的忐忑心情一下就随着这样的光亮而灿烂起来，谁能想到，乌云压顶貌似不可抗拒，但是一旦冲破，就会天外有天啊！雨嘉把脸对着阳光，悄悄笑起来。云层很快又散开了，雨嘉看着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地，心里轻轻道了一声：再见了，生我养我的地方！

八十年代末，出国留学还只是一个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做的事。像刘雨嘉这样，十九岁就到美国留学的小留学生更是凤毛麟角。但她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也不觉得有什么害怕，心里有的是远走离家、独立生活、天高任鸟飞的兴奋和期待。

过了一会儿，漂亮的空姐推着饮料车来送饮料。雨嘉口渴了，

但是她有点不敢要饮料，心想，饮料是不是要付钱的？离家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把给雨嘉买飞机票剩下的积蓄都拿出来，兑换了一千美元，妈妈给她细细地缝在了内衣口袋里。这一千美元，在八十年代简直就是爸爸妈妈的全部财产呀！当时的留学生非常清苦，揣着五十美元闯美国的人也大有人在，出国身上带一二百美元已经是属于很富裕的了，一个留学生带一千美元出国，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情。但是雨嘉知道她跟那些拿着助教助研工作奖学金的研究生们不一样，他们到了学校短暂过度之后，不但不用交一分钱学费，而且每个月会有八百到一千美元的工资用来做生活费。自己呢，不但有一年六七千美元的学费没有着落，而且生活费也要自己想办法。这一千美元是杯水车薪啊，她一分也不敢乱花。

空姐问：“请问您喝点什么？”

雨嘉小声说：“饮料收费吗？”

空姐给了一个美丽的微笑：“饮料都是免费的。”

雨嘉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要一杯可乐。”

可能是那杯可乐的作用，在近二十小时的行程中，雨嘉都没有合一下眼。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农业大州，那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，那里的一所未知而庞大的学府，将是她的目的地。而陪伴她的，只有两只装满日用品和衣服的箱子，和一张写着接机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。

刘雨嘉买了去美国的机票之后，曾写信给学校的国际学生部，希望联系人去机场接她。信件来往美国大概需要二十天的时间，雨嘉等了二十几天，等回来的竟然是一个电话号码，学校国际学生部回信让雨嘉给他们打电话联系接机事宜。雨嘉一下把那封信甩到

桌子上。打国际长途那么容易的吗？家附近的电话都不能打长途，需要到北京电报大楼去打，而且费用很高的。不过没办法，雨嘉只好骑自行车去了北京电报大楼。还好学校帮她联系到了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，他们给了雨嘉一个名字和电话，说那个人会去机场接她。

经过将近二十小时的飞行和转机，夜幕中，飞机又一次俯身穿过云层，远处好像有一盘璀璨的珠翠铺洒在大地上，城市的灯火莹莹闪闪，晶莹美丽，雨嘉第一次见到如此的高空夜景，看得着迷。飞机一闪，就融入了这一盘珠翠之中，雨嘉第一次踏上了美国大地。

二十几小时没合眼的雨嘉匆匆办了入关手续，取了行李，走进接机大厅。远远的，看到一个高个子中国男生举着一个写有“刘雨家”字样的牌子。雨嘉想：自己名字被写错了，而且，大半夜的，怎么一个男生来接我啊？

雨嘉只好走过去：“你好。”

那个男生笑了：“你好你好，我叫杨劲松，联谊会派我来接你，你就是刘雨家是吧？”

雨嘉点点头说：“是嘉奖的嘉，不是家庭的家。”

杨劲松拍拍脑袋：“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们就给我一个英文的名字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我，我，语文不好……”说着就傻笑起来。

雨嘉也被逗笑了，说：“我以为会派一个女生来接我呢。”

“女生？开玩笑吧？女生本来就没多少，有车的更少，有车也开不了这么远。”雨嘉没有说话，杨劲松推起行李车，把雨嘉带到停车场一辆半新的丰田凯美瑞（Camry）旁边：“车在这儿，你先坐进去，我装行李。”雨嘉心想，穷学生都能开丰田凯美瑞小轿车，

简直是中央首长待遇，美国真是个神奇的地方！雨嘉不好意思自己先坐下，她帮着杨劲松把行李抬进了后备厢。

开起车来，杨劲松打开了话匣子。原来他是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的，现在来美国这所大学读电机工程博士研究生。“我们电机工程系博士生基本都是中国人，上课讨论急了就上中文，没人说英文，经常把教授一人晾在那儿傻站着，逼得我们系教授都要学中文！”

“中国学生那么多啊？我以为没什么人出国呢？”雨嘉问。

“咱大学现在是全美中国学生最多的一个大学，而且都集中在那么三五个专业，垄断了！不过大部分都是男生，女生太少了！”杨劲松一边开车，一边笑着看看雨嘉。

这个接新生的机会，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成员中，是很抢手的。每到开学，学校国际学生部会给他们一个名单，请他们接中国来的新生。一群小伙子们就对着一串汉语拼音的名字猜测哪些是女生名字，然后抢着去接这些学生。和他们年龄相当的女留学生太少了，如果能够接到新来的女生，近水楼台，捷足先登，说不定女朋友问题就解决了，多么令人向往啊！想着这些，杨劲松侧头看了看雨嘉。

雨嘉有点尴尬，问道：“现在是送我去学校宿舍吗？”

杨劲松说：“学校宿舍很贵，你先到我住的地方凑合凑合，明天我带你找房子。”

“啊？”雨嘉差点跳起来。

“我搬到哥们儿那儿去住几天。”杨劲松说。

“那，那多不合适，我还是去住学校宿舍吧。”雨嘉说。

“中国学生来了没有住学校宿舍的，你这样临时去住，60 美元

一晚上呢，还不管饭，而且要提前预订。现在开学来的人多，你今天晚上就算花钱也住不进去。”

雨嘉束手无策，低头不说话了。

杨劲松和其他四个中国学生一起合租了一套五个卧室的两层别墅。和雨嘉北京家里破旧拥挤的两小间胡同平房比起来，这个大别墅太奢华了。宽敞的门厅，客厅，起居室，大小餐厅，漂亮的厨房，整洁宽敞的台面，一应俱全的冰箱彩电等电器，打蜡的硬木地板，挂着壁画涂着淡色彩漆的四壁，垂曳的窗纱，美丽的壁炉，晶莹的吊灯……雨嘉简直惊呆了，这是她想都不敢想，只有在文学作品里见到过，自己父母苦苦辛劳几辈子也达不到的生活环境啊，难道在美国，穷学生的居住条件都能这么奢侈吗？

更让雨嘉吃惊的是，这个房子里居然有三个卫生间，五六个水龙头，随时冷热水供应，而且杨劲松说美国的自来水都是可以直接喝的！原来在北京胡同平房，四排五十多户人家共用一个臭气熏天、蚊蝇逼人的公共厕所，一排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，生水喝下去就闹肚子，热水都要靠自己家炉子烧，洗澡都要去拥挤不堪、水温时冷时热的公共澡堂。眼前这五个学生所拥有的生活资源，比自己胡同五十家，将近二百人加起来都丰富啊！

杨劲松说：“我们这条街叫 North Moon，我们就管这房子叫北月。”夜已经深了，北月里其他人都已经就寝。杨劲松把雨嘉安排到自己的房间，说：“我跟隔壁钟铭一块儿睡去，他也是这儿的学生，是金融系的。你就睡这屋吧，把门插好了，卫生间就在门口，毛巾和洗浴用品都是新的，你随使用，明天早晨我敲门叫你。赶紧休息吧。”说完就到隔壁去了。

雨嘉看看屋子里陈设很简单，只有一个低矮的床垫子放在地毯上，一个书桌，一把椅子和一盏灯。床垫子上有简单的枕头和被子。雨嘉冲了澡，她把杨劲松的枕头和被子收进壁橱，打开自己的箱子，把自己带来的被子拿出来，又把自己的衣服折叠了当枕头。忙完这些，她已是筋疲力尽，于是和衣躺下。但是她半天睡不着，虽然用自己的被子，但是这床上怎么都有一股男人的味道。雨嘉把鼻子捏上，还是睡不着，最后她干脆一翻身躺到地毯上，才昏昏沉沉睡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房子里飘着一股炒鸡蛋的香味和一缕焦糊的味道。雨嘉迅速换了衣服，洗漱了，轻轻走到楼梯口。听到下边有个男生在说话：“哎呀，你装也要装得像一点嘛，怎么煎糊了？”

接着咣当一声，什么东西掉在地上，接着是杨劲松的声音：“我×！烫死我了！”雨嘉捂着嘴笑了，杨劲松一听就是北京人。

雨嘉轻轻走下楼，那个男生先看见了她，说：“早，你是新生吧？杨劲松给你烧早餐呢。”只见杨劲松手忙脚乱地把扣在地上的炒鸡蛋收起来，和两片焦黑的面包一起扔进垃圾桶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起来啦？”

那个学生斜着眼睛，坏笑着看着杨劲松：“不给介绍介绍？”正说着，前门开了，一个身材微胖、戴着眼镜的男生走进来。

杨劲松和那个学生一起说：“王溜子，你又一夜没睡？”那个姓王的学生一边瞟着雨嘉，一边说：“给人连夜修车，晚了就睡人家那儿了。”

杨劲松给雨嘉倒了一碗麦片，加上牛奶，让雨嘉在桌边坐下，然后指着第一个男生给她介绍：“这是计算机系的姜同凯，英文名叫 Kevin Jiang；这是王留存，经济系的博士生，我们都叫他王溜子，

英文名叫 Larry Wang。”

雨嘉对他们点点头：“你们好，我叫刘雨嘉，刚来的。”王溜子说：“那你英文名叫什么？”

雨嘉愣住了：“你们都有英文名是吗？我没有英文名啊。”

杨劲松说：“老美又傻又笨，没有英文名他们就对着你两眼发直，你起个英文名呗。”

雨嘉说：“那叫什么呀？我的名字没法翻译成英文。哦，对了，小时候姥姥叫我茉莉，就是 jasmine，这个可以当名字吗？”

王溜子一听就叫起来：“这名字好的咧！东方味道的呀，还跟你小名一个意思，没有更好的啦！”

雨嘉高兴地说：“那好，那我就叫 Jasmine 吧。”

几个人又七嘴八舌地问雨嘉学什么专业。雨嘉说：“我还没选专业呢，我来读本科的，入校后才选专业。”

这下轮到几个男生愣住了，竟然有人来美国读本科！

那时的留学生，都是来读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，而且都是拿到助教或者助研奖学金才能来美国的。本科生基本拿不到奖学金，天文数字的学费没有中国学生能交得起，怎么可能有人来读本科呢？

他们问：“你多大了？在国内上什么学？”

雨嘉说：“我在国内大一上完就出来了，我十九岁，快二十了。”

几个男生面面相觑，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：“你家什么背景啊？你这样的少见啊！”

雨嘉觉得他们太大惊小怪了：“没什么呀，我申请到一部分免学费，然后剩下的我准备自己打工挣钱呢。我得先找个便宜房子住，这两天打扰你们了。”